

面对挑战，印度寻求政策的连续性

拉贾·莫汉

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希望华盛顿变一变的普遍情绪，新德里跟美国交往却希望它一如既往。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巴不得看见布什政府的背影，但新德里却高度评价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做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印度政策的调整。在巴基斯坦与印度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的长期争端中，美国历来偏向于

巴基斯坦，克林顿总统终结了这种做法。布什总统一直寻求解决美国与印度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长期争端，并为之达成了一项民用核协议，从而使印度融入到全球核秩序中，而且条件是有利于新德里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对于

两国、南亚地区、对伊朗政策和遏制中国的崛起都是至关重要的。

重新思考双边关系

如果美国截然不同的两届政府不接受或只是勉强承认印度的特殊性，政策的这种根本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克林顿和布什都钦佩印度的民主和 10 亿多人实行经

济迅速变革的前景，都承认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潜力。这都有助于促使华盛顿以不同方式对待印度。克林顿和布什排除了在冷战期间导致印度远离美国的两个最大的国家障碍，帮助将两国之间的互信程度推到一个新高度，并打开重新调整双边关系的大门。

这种变化表现得最为明显的领域莫过于印美两国迅速发展的防务合作。除了两国武装部队进行旨在促进互动的广泛交流之外，印度已经着手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这是 60 年来的第一次。印度 2007 年购买了美国“特伦顿”巡洋舰，并在 2008 年做出购买 C-130 军用运输机的决定。这不过是两国在进行

大规模防务合作和在实现共同的军事目标方面——如在印度洋上保护海上运输线等——加强合作的前奏曲而已。

必须把印度当作一个例外来对待的主张，一直是推动布什政府与印度达成有争议的民用核协议的基本前提。^①尽管围绕核能的动议受到了一些前克林顿政府官员的批评，但许多民主党参议员和代表在 2006 年底站出来支持通过《海德法案》。

拉贾·莫汉 (Raja Mohan)，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南亚问题研究教授，美国《华盛顿季刊》编辑委员会成员，其专著《当机立断：打造印度外交新政策》(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于 2003 年出版。
Email: iscrmohan@ntu.edu.sg

根据这项法案,美国修改了核不扩散法,以利于美国在不同条件下与印度进行新的民用核合作。美国对印度的新政策还建立在第二个未阐明的前提之上,即美国与印度的接触将缓慢结出果实,耐心是与印度打交道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最后,也就是第三个前提是,印度不适合加入华盛顿与其欧洲和亚洲盟友建立的那种传统联盟。换言之,美国的现行政策是对印度的支持,但并不期待立即得到回报和指望它自动采取相应的行动。这项政策是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的,即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印度是符合美国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利益的,尤其是在保持亚洲的均势和维护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稳定方面。

按任何一种标准来衡量,美国有关印度的看法都是敢于冒风险的,无疑是不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国一般不会对其他大国采取这种策略。不足为奇的是,甚至连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都对这种设想持怀疑态度。^②这需要布什政府抱有坚韧不拔的政治信念,才能持续奉行对印度的这种创新政策,尽管印度战略演变的进度令人失望。如果下任总统,尤其是民主党总统,要是想起什么来,放弃了印度特殊论,那也不足为奇。例如,不同于布什政府,克林顿的领导班子就不愿在核领域推动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

即便新总统认识到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得不到来自最高层的政治保护,美国庞大的官僚机构仍可能恢复原来的思维模式,仍可能会把印度视为一个既不是盟友也不是对手的国家。诸如克什米尔领土争端、核扩散等问题,可能会再度给两国关系蒙上阴影,尤其是在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出现动荡,以及新德里在实施这项民用核计划时在国内遭遇政治障碍的时候。美印两国之间还可能出现一

些有争议的新问题,因而双方将无法巩固现有成果。

在南亚重开“大棋局”

如果说克林顿在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政策上与美国那种以零和游戏为特征的政策发生决裂,那么,布什领导美国前所未有的同时提升了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根据巴基斯坦和印度各自的情况推进了美巴和美印两种双边关系的发展。^③同时,美国的政策使得新德里和华盛顿结束了对彼此在南亚次大陆其余地区意图的相互猜疑。在促进南亚小国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布什政府有意识地选择委托印度来发挥领导作用。华盛顿很乐意让印度带头,处理尼泊尔向共和制过渡以及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危机。然而,在美国的这种新的地区政策中,巴基斯坦是个重要的例外。由于一些表面看来很充足的理由,美国不愿与印度讨论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未来,不肯去探索美印采取联合行动以稳定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前景。

美国下届政府应该确定一项对南亚次大陆的连贯战略,以下述四个前提为基础来加强眼下互不相关的对印度和对巴基斯坦的政策。第一个前提是,对于巴基斯坦的稳定以及它作为一个现代、温和的民主国家的崛起,华盛顿和新德里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无论华盛顿还是新德里,都不能单靠自身力量来恢复巴基斯坦的稳定。携起手来,它们或许能有机会促使巴基斯坦从其深重的国内危机中安全摆脱出来。

第二个前提是,对印度和巴基斯坦采取一致态度,并不意味着下届政府,尤其是民主党政府,应该重新在克什米尔争端中对新德里指手画脚。自2004年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成功地维系着相当有

建设性的和平进程。由于布什做出了不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激烈外交行动的决定，新德里和伊斯兰堡才得以着手在双边框架内就这一争端举行历史性谈判。^④美国下届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能够在自己不直接参与谈判的情况下促成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大和解。在短期内，美国政府的任务是，防止和平进程在巴基斯坦新的文人政府未能阻止跨国恐怖主义的背景下破裂。

第三个前提是，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能够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而不是互相争夺对喀布尔的影响力，美国在阿富汗占据上风的几率将大大增加。这未必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印度战略机构中的一些务实者开始认识到，印度在阿富汗的利害关系远比挑逗巴基斯坦大得多。他们现在还认识到，在巴基斯坦反对的情况下，印度无法在阿富汗发挥重要作用。令新德里担心的是，如果美国的反恐战争不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取胜，那么反恐前线将大大向印度靠近。^⑤与此同时，作为英印殖民当局对喀布尔政策的遗产，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谋求“战略深度”的长期政策已经失败。英印殖民当局占有整个南亚次大陆，拥有大量的资源，足以向阿富汗扩展自己的影响，作为它与其他列强竞争的一部分。而巴基斯坦向来都缺乏用来为自己获取战略深度的资源，它如今发现，“大棋局”正在自己的领土上展开，对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部落地区，自己正失去主权。^⑥

由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冲突模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下届政府应该推动举行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国首脑会议。它应该鼓励三国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双边贸易和中转协议，以便让阿富汗进入较大的印度市场，允许印度通过内陆进

入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同时允许巴基斯坦通过边境贸易获得好处。这种合作框架将使所有三国都获益。在喀布尔与新德里之间的这个地区，曾经是一个单一经济区的一部分。恢复它们之间的联系并终结它们之间的敌对状态，有助于美国实现让南亚次大陆西北地区稳定的目标。

最后一个前提是，推动南亚地区快速实现经济一体化，并促进其有朝一日成为一个无论规模还是实力都堪与中国抗衡的经济共同体，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一个在经济上由印度主导的、内部实现一体化的南亚，还可能成为美国在稳定毗邻的波斯湾、中亚和东南亚地区方面的一个重要伙伴。

德黑兰的麻烦

随着伊朗的势力和影响在波斯湾扩张，在稳定这个能源储量丰富、局势一触即发的地区方面，下任美国总统有机会将印度视为潜在伙伴而非问题所在。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个任期，从头至尾，美国的外交政策机构都试图把伊朗作为一个检验标准，来测试新德里关于与华盛顿建立长期政治伙伴关系的承诺的可信性。2005—2006年，伊朗与国际社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其核问题发生争论，印度两次投票反对德黑兰；印度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强制实行的对伊制裁机制，并公开声明反对伊朗核计划；尽管如此，在华盛顿，还是不断有关于印度与伊朗关系的噪音，对于新德里和德黑兰之间的每一次接触都吹毛求疵。^⑦

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往往过高估计印度与伊朗的接触。与北京和德黑兰的关系相比，印度和德黑兰的关系的广度和深度都要差得多，其威胁也要比伊斯兰堡和德

黑兰之间的核关系小得多。让印度在伊朗问题上“宣誓效忠”的做法，并非是与新德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良策，尤其是，在应该采取何种战略策略应对德黑兰的崛起和伊朗核计划的发展速度方面，华盛顿自己都存在重大分歧。

鉴于印度具有采取独立外交政策的传统，以及拥有在国内占少数的 1.5 亿穆斯林，它不可能在美国与伊朗发生对抗的每个关键时刻都为华盛顿摇旗呐喊。同样，印度也绝不是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面临的主要麻烦。美国每一次试图将印度拉入反对伊朗的行列，都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印度国内的不良反应：即认为印度正在将自己的外交政策自主权拱手交给美国。国内批评印度扩大与美国交往的人，已经利用伊朗问题来动员印度的穆斯林选民来反对执政的国大党及其与美国达成的民用核协议。^⑥而印度政府还不得不经常做出这样的姿态，即它仍然致力于与伊朗接触。

在新德里关于德黑兰问题的外交政策辩论中，有一些国内因素的考量，如果将这些因素忽略不计，那么，和印度与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交往相比较，其与伊朗的交往是无关紧要的。尽管伊朗是印度考虑长期安全能源问题时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是印度的主要石油来源。伊朗提供的石油还不足印度进口石油总量的十分之一。相比之下，沙特阿拉伯才是印度最大的碳氢化合物提供国，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是印度五大贸易伙伴之一。印度境外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海湾合作理事会的 6 个阿拉伯国家，目前人数已接近 500 万人，是其海外硬通货汇款的主要来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侨居伊朗的印度家庭尚不足 500 个。

随着飞涨的油价给海湾阿拉伯国家带

来丰厚的收入，这些国家与印度之间的经济合作无疑将迎来新的高潮。这种合作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将面对伊朗崛起所带来的主要安全风险这一事实，为印度与美国在海湾地区进行战略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美国一些分析人士承认，美印两国在海湾地区的政策具有许多共同点。^⑨美国下届政府应该鼓励印度在海湾地区奉行新的军事外交政策。印度已经与该地区一些较小的国家，尤其是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了安全关系。

2006 年 1 月，阿卜杜拉国王访问印度，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沙特阿拉伯君主首次访印。此后，新德里与利雅得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了新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关系是完全合乎美国利益的。下届美国政府应该超越那种只是反对拟议中的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的做法。这一项目的政治象征意义，遮盖了其商业上的可行性。无论新德里对这个管道项目如何公开表态，它知道有许多技术障碍需要克服。此外，美国的优先选择，即从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和伊朗到印度的管道，需要克服的困难甚至更多。华盛顿的新一届政府应该转而支持建设一条从海湾到印度的水下管道，该管道将巩固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还会削弱伊朗在印度的能源安全考虑中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促使印度和沙特阿拉伯深化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减少穆斯林问题对新德里外交政策的影响。

平衡中国的崛起

抗衡中国崛起的问题一直是布什执政期间大幅提升美印关系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将北京视作战略伙伴的克林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什上台之初就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尽管布什

政府在 9·11 事件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中东地区, 但中国在布什第二个任期内又成了美国关注的焦点。自 2005 年以来, 美国一直寻求加强其在亚洲的传统联盟关系, 同时将这种联盟关系纳入多边框架之中。除了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的军事关系实现三边化之外, 提出包括印度在内的“民主四驾马车”的主张, 是布什政府做出的主要贡献之一。^⑩

下届美国政府将在两种彼此较劲的冲动之间徘徊。美国政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热情, 即支持与亚洲乃至全球的民主国家进行政治合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已经谈到要组建一个民主国家联盟, 民主党的许多著名人物也建议采取类似行动, 即建立民主国家的协作。然而, 在实施这种主张时, 尤其是在亚洲较狭窄的语境内, 人们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中国将做出何种反应的问题。

甚至在布什执政期间, 美国部分官员都谨防建立一种完全可能会被中国视为对其抱有敌意的机制。今后几年, 很难想象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国会能更加尖锐地批评北京的内外政策。与此同时, 民主党政府或许不愿意在中国崛起于亚洲的问题上采取制衡的做法。日本和印度部分人士担心, 美国下届政府如果由民主党人主导, 它很可能会恢复克林顿在处理亚洲问题时以中国优先的政策。这种事态发展, 可能会损害有关美印两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看法。

印度反过来也需要在决定其对华政策的两个彼此冲突的因素之间加以权衡。一方面, 新德里近 10 年来与北京的交往是最具建设性的。中国将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双边合作才刚刚起步。印度希望全面进行这种合作。另一方面, 由于印度感受到了中国崛

起在南亚次大陆与中国接壤地区所产生的热度, 以及中国在亚洲和印度洋地区不断扩大睦邻关系, 印度越来越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进行制衡。不论目前对北京的态度有多么积极, 新德里都很难相信自己未来居于中国之下的地位。

不足为奇的是, 新德里已经着手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 在缅甸的竞争尤为激烈。为获得对缅甸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好处和获得能源资源的机会, 中印两国正在那里展开角逐。^⑪印度赶超中国的战略意图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对非洲、东亚和东南亚的政策、印度洋的海上发展目标、像太空探索这样一些高科技计划等。新德里制衡中国的当务之急还反映在其对组建亚洲民主集团一事的热情上, 尽管其长期奉行的是不结盟政策。相比之下, 堪培拉和东京在组建民主集团问题上一直反复考量, 因此这种主张至今一直未付诸实施。另外, 尽管遭到国内外的强劲反对, 但印度依然于 2007 年 9 月举行了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和美国参加的大规模联合海上军事演习。^⑫中印两国目前的关系虽不是对抗性的, 但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则不容忽视。^⑬

完全跟美国一样, 印度眼下也没有理由来确认中国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⑭不论美国下任总统将如何确定其对华政策, 但印度都希望制定自己独特的对华政策, 即在与中国接触的同时加以制衡。新德里既不希望看到中美共管亚洲, 也不希望华盛顿与北京发生对抗。印度最希望美国奉行的政策是, 对北京的长期意图充耳不闻, 但同时又在亚洲建立一种安全合作框架, 以确保中国的政局不朝着消极的方向发展。在自己对中国的崛起做好两手准备的同时, 印度

希望华盛顿也这样做。

希望联合行动

由于布什愿意从战略角度审视印度的崛起并把它当作一个例外来对待，由于布什认识到将印度融入全球新秩序将给美国带来好处，美印关系因此出现了变化。印度的崛起在全球一些重要问题上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如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减少全球温室效应的影响、建立稳步减少世界碳排放的机制、在世界范围促进自由价值观、为反映世界现实而重建全球机制等。这一切都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印度已经下决心与美国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国内一些政党抵制与华盛顿建立这种新关系，印度政府在实施民用核协议的问题上曾一筹莫展。2008年夏天，由于印度国会采取了行动，曼莫汉·辛格总理领导的政府陷入危险之中，与华盛顿的这种新关系险些夭折。正值印度共产党在新德里宣布撤回对辛格政府的支持之际，辛格却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间歇中与布什站在一起，并宣称：“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么好过……这也是我的政府的意图……无论在气候变暖问题还是全球经济问题上，印度和美国都一定会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⑮

印度取得独立以来，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因为一项有争议的外交政策计划而面对国内的生存危机。引发争议的与其说是关于此项核协议的条款，倒不如说是因为辛格提议要全面改变印度与美国的关系。这种尝试竟出自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而这个政党所倡导的一直是不结盟政策，而且多年来一直在印度政治主流中培育反西

方的情绪。这一事实凸显了新德里世界观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在布什任期结束后，美国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是否会充分解决好印度崛起的例外性问题。有四个问题突出出来。首先，印度完全不同于日本，后者是亚洲第一个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大国，却被20世纪头几十年其军事冒险主义带来的政治后果拖垮了。不同于日本，印度不会放弃其采取独立行动的自主权，也不会被另一个大国所主导的联盟拖垮。不同于另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不自由的中国，印度从政治意义上看，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国家。这主要得益于作为这个共和国根基的开明价值观。

其次，如果完全在民主国家的框架内形成联盟，印度遭受人们针对美国的那种指责——狂妄、自负——也就不足为怪了。美国下届政府也许没工夫理解，印度是不会像中国那样去经受做利益攸关方的考验。^⑯印度外交政策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如何将侧重于自主转向侧重于责任。^⑰这种转变其实完全要靠印度自己并按自己的时间表来完成，而且必须遵循国内的民主进程。印度国内围绕民用核协议展开的令人失望的辩论，就是一个中肯的例子。如同布什一样，美国下任总统也需要保持具有战略眼光的耐心，为了得到回报是值得等待的。

再则，布什与印度打交道取得的成功，源于他愿意从正在发生的全球力量变化的角度去看待美印关系。一方面，他愿意将印度安排进核秩序中去，但将印度融入全球管理结构的努力却没有跟上。在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辩论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将印度融入到经过调整的世界新秩序中去的紧迫性。但是，仅仅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增加多少新席位或者在发达国家的年度

首脑会议上增加多少新位置, 是无法完成这一进程的。紧随中国崛起的印度, 要求从根本上重建全球秩序。美国下届政府无法通过对现有国际制度进行修修补补来做到这一点。

另外, 持批评意见的人或许会争辩说, 布什对印度的政策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 因为这种政策的依据是这样一种设想, 即帮助民主印度崛起本身就是一种值得一试的事业, 而且这样做也符合美国的未来利益。这一核心设想眼下既不能加以证明也无法予以排斥。然而, 眼下能够肯定的一点是, 两国之间存在着不一般的相似之处。

就其多样性、民主、对大国命运的感悟、对理想主义的巨大兴趣、在辩论中自我参照的特点而言, 印度与美国极为相似, 因此它即将成为一个难以相处的合作

伙伴。不过, 如果美国下任总统决心提升印度在与美国交往时的政治舒适度, 那么他将能够继续对印度具有战略意义的演变产生积极影响。美国越对印度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持同情态度, 新德里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的前景就越光明。

鉴于美印两国官员中都存在“要么按我的要求去做要么就不做”的偏见, 华盛顿和新德里都将不得不去寻找一些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办法, 以扩大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领域, 并将可能发生摩擦的领域减少到最低程度。简单说, 美印两国在交往中都抱有一种“例外”的想法, 意味着华盛顿和新德里不能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当作一种标准与其他国家的先例进行比对。

[赵鑫福译]

注 释

- ① Carla Anne Robbins, “Bush’s India Deal Bends Nuclear Rule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0, 2005, http://www.indianembassy.org/US_Media/2005/July/WSJ2.htm. See C. Raja Mohan, “India Nuclear Exceptionalism” in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d. Morten Bremer Maerli and Sverre Lodgaard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52–171.
- ② See George Perkovich, “Is India a Major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7, no. 1 (Winter 2003–04): 129–144.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ssumptions about India, see Ashley J. Tellis, “What Should We Expect From India as a Strategic Partner?” in *Gauging U.S.-Ind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ed. Henry Sokolski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7), pp. 231–258,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755.pdf>.
- ③ Ashley J. Tellis, “The Merits of Dehyphenation: Explaining U.S. Success in Engaging India and Pakista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1, no. 4 (Autumn 2008): 21–42.
- ④ See A. G. Noorani, “Kashmir Resolution: Never

- Before So Close,” *DailyTimes* (Lahore), June 25, 2008, http://www.dailytimes.com.pk/default.asp?page=2008%5C06%5C25%5Cstory_25-6-2008_pg3_5.
- ⑤ “Delhi’s Durand Line,” *Indian Express*, June 16, 2008, <http://www.indianexpress.com/story/323133.html>.
- ⑥ J. Alexander Their, “A Toxic Cocktail: Pakistan’s Growing Instability,” *USIPeace Briefing*, February 2008, http://www.usip.org/pubs/usipeace_briefings/2008/0201_pakistan.html.
- ⑦ See C. Christine Fair, “India-Iran Security Ties: Thicker Than Oil,” in *Gauging U.S.-Ind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ed. Henry Sokolski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7), pp. 259–290. For a critique, see Harsh V. Pant, “India-Iran Ties: The Myth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dia in Transition*, February 11, 2008, http://casi.ssc.upenn.edu/print_pages/pdf/print_Pant.pdf.
- ⑧ See A. G. Noorani, “Myths About Muslims: Don’t Communalise the Nuclear Deal,” *Times of India*,

July 9, 2008, p. 22.

- ⑨ Joshua Richards and Teresita Schaffer, "India and the Gulf: Covergence of Interests," *South Asia Monitor*, no. 113 (December 4, 2007), <http://www.csis.org/media/isis/pubs/sam113.pdf>.
- ⑩ Michael Green and Daniel Twining, "Democracy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Asia: Realists Principles Behind an Enduring Ide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 no. 1 (April 2008): 1-28.
- ⑪ For a critical review, see Renaud Egreteau, "India, China Vying for Influence in Burma," *India Review* 7, no. 1 (January 2008): 38-72.
- ⑫ Christian Caryl, "Asia's Dangerous Divide," *Newsweek*, September 15, 2007, <http://www.newsweek.com/id/40804/output/print>.
- ⑬ See Bill Emmott, *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 (Lodon: Allen Lane, 2008).
- ⑭ See Shyam Saran, "India and China: Rivals or Partners" (speech, Singapore, January 17, 2008), <http://www.rediff.com/news/2008/jan/30guest.htm>.
- ⑮ "Manmohan Discusses Nuclear Deal With Bush," Press Trust of India, July 9, 2008, <http://www.hinduonnet.com/thehindu/holnus/0002008070-90941.htm>.
- ⑯ See Xenia Dormandy, "Is India, or Will It Be, a 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0, no. 3 (Summer 2007): 117-130.
- ⑰ C. Raja Mohan, "India's Great Power Burdens," Seminar (New Delhi) no. 581 (January 2008), http://www.india-seminar.com/2008/581/581_c_raja_mohan.htm.

(原载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8 年 4 期; 感谢作者同意本刊翻译并发表此文)